

忧  
然◎著

# 魅妃

爱她的人，为她惨死，为她国破家亡，  
她爱的人，却今生无缘，唯有痛一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上

恨  
倾  
城

# 魅妃

恨倾城  
上

悠然◎著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魅妃——恨倾城 上/忧然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229-01138-3

I. 魅... II. 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1023 号

魅妃——恨倾城 (上)

MEIFEI HENQINGCHENG SHANG

忧 然 著

---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郑 玲 曾令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84 千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1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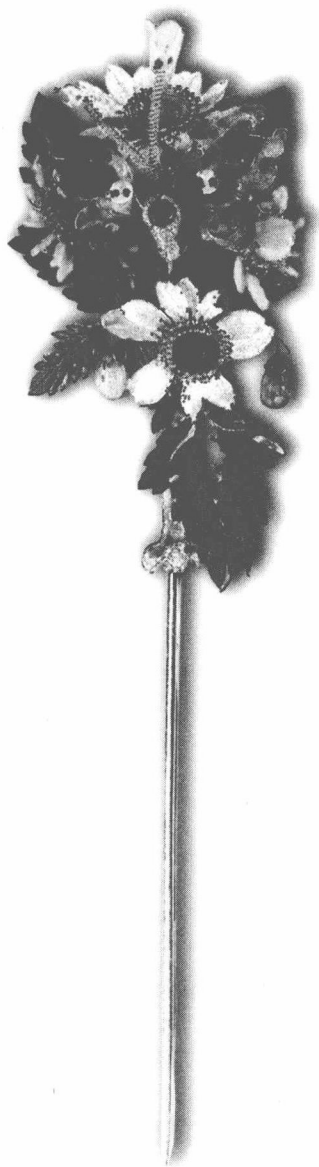
定价: 23.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夜灭门,她从将门千金沦为舞女歌姬,她的心中,只有报仇的信念。她以为,她的感情在那一夜已经泯灭!可是他的出现,却成为她生命中唯一的阳光!

他,一个大她16岁的男人;一个视他为女儿的男人,她却肯为他付出一切。

在他离去的那天,心也死了,她的仇恨更加刻骨,她的心,更加冰冷。

为了复仇,她入宫为妃,以纤纤柔弱之身挑战一国栋梁之臣;为了复仇,她甘为人质,挑起两国战火纷争。

爱她的人,为她惨死,为她国破家亡。她爱的人,却今生无缘,唯有痛一世!



楔子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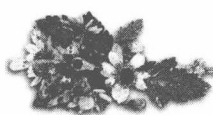
第一卷 血雨霜天 /7

第二卷 心字成灰 /24

第三卷 九重宫阙 /57

第四卷 相思劫数 /89

第五卷 祸国妖妃 /153



## 楔子



楔  
子

龙元五年，雍城，沉谧夜色隐匿金煌殿宇。

子夜，漫天凉星凝辉，今晚的“水芙宫”，怕是这恢宏皇宫中，最气派的一处。

今夜，皇帝下诏，入宫不过三月却宠冠六宫的沐婕妤，正式册为淑妃，并赐居“水芙宫”，谁人不知，除却皇后寝殿“凤元殿”外，这后宫之中，便属“水芙宫”最是贵雅奢华。

素月飞华，天水如霜，金泥红边金诏书被月色映得晃亮。

沐婕妤！不！沐淑妃一身绯红挑金丝凌霞披曳地逶迤，金色织锦抹衣凤飞云卷，鎏金彩雀飞舞乌云，粉红初绽的绢丝牡丹斜插鬓际，沐淑妃斜眼望去，镜中自己，翠黛如烟、红唇若点，倾城绝色，华艳妖娆。

她冷冷一笑，镜中的女子，便是自己吗？如今，竟已贵为后宫四妃之一！

“皇上驾到！”

正自想着，一尖细的声音便刺耳传来，随而，一阵匆急而略带兴然的脚步声踏入殿来。

淑妃敛眸，却坐着不动。

织金缎袍袂影翻飞，映入淑妃眼帘，淑妃方缓缓起身，淡淡道：“淑妃参见皇上。”

幽幽的叹息自头顶而来，扶起女子的手，温柔而颤抖：“纤纭，朕……要如何才可令你微笑？”

大瀛朝当今陛下赵昂，睥睨众生的九五之尊，却唯有在她的面前，总感到挫败和力不从心。

淑妃淡漠抬眸，一双眼，尽是夜色的清寒，淑妃不语，不是不知如何回答，而是她自进宫以来，便是极少说话的。

“纤纭！只要朕能给你的，都会给你！哪怕……”赵昂一顿，纤纭目光却微微一动：“哪



怕什么？”

冰冷的追问，眼神却迫人犀利，赵昂怔忡片刻，轻轻低下头去。

纤纭冷笑，她如何不知，如今的一切，都是拜眼前男子所赐，可她却不能控制自己，她看着他的眼神，只能是这样冰冷的。

“不能许下的愿便不要许，否则……我会当真！”纤纭漠然略有嘲讽地道。

赵昂猛地抬头，向来柔润的目光里，突有清光闪过：“朕说的……都是真的！你难道不知何为金口玉言吗？”

金口玉言！

似有什么倏然刺割进心里！纤纭眉尖儿一牵，红润脸颊突地苍白。

金口玉言……她如何不知？她怎么不知？她……便是体会得太过深刻，才会令自己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想着，唇上突地一热！身子被一双手紧紧扣住，纤纭回神，眉心却紧紧蹙起！

辗转无章的热唇，在冰冷香唇上炽烈游走，那急欲探究芬芳香泽的柔软，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温柔！

胸中突有激流涌动，几乎冲破心口！

那说不出来的厌恶、几欲窒息的痛苦，令纤纭身子不自觉挣扎起来：“放开我！你说过，不会逼我！”

可赵昂的攻势却愈发强烈，手上用力，绯红色凌霞披便散落在地，露出纤巧凝白的肩，热烈的吻便落在冰雪肌肤上贪恋不止，狂烈不歇，赵昂气息紊乱，黑眸迷离：“纤纭，不要再折磨朕！不要……”

“放开我！”纤纭抵在男人胸前的手，此时却显得无力，如何也推不开他！

纤纭虽略懂武艺，却不若自小习武的赵昂！

她紧咬红唇，任由他将自己放倒在锦幔红纱之中，锦被的柔软却如同刮骨的钢刀，一刀一刀切割着自己！

倏地拔下发上金簪，朝赵昂后背猛然刺去！

“别怕，以后，都有我在！我不会不要你，永远不会！”

一张熟悉的脸倏然浮现眼前，猛然下刺的手，莫名停滞在半空中！

温柔而又粗重的一句，来自这个正狂躁的男人，言犹在耳，回响不息，纤纭侧目，潋水明眸映入男子痴狂的面容，眼前却模糊了！

曾几何时，有一个人亦是这般信誓旦旦地对她说过：“别怕，以后，都有我在，我永远不会不要你！”

这一句话，曾是自己心灵的依托！甚至……是她活下去的勇气！

可是今天……

物是……人已非！

咸涩的滋味沾湿唇角，泪落，心痛如绞！

“皇上，皇上！”殿外，内侍的声音匆急，慌忙闯进内殿。

赵昂一怔，停住手上动作，目光却如同火燎：“好大的胆子！竟敢闯进内殿！”

内侍吓得跪倒在地，颤声道：“回……回皇上……兰淑媛刚刚生下一名皇子！”

“哦？”赵昂立时起身，放开身下已然停止挣扎的女子，回眼看她，只见她泪眼迷蒙，望着床幔绯红色绞纱飞舞，眼中竟是难以得见的楚楚风情。

他和衣起身，深深一叹！

今夜，他本可得到她！可是……难道……竟真是天意吗？

赵昂转身，阔步而去！

纤纭樱唇颤抖，侧眸，一滴泪流落红枕，她起身，望满床被襟凌乱，却惊讶于适才自己的一忽出神，竟令她差点失了她最是珍视的清白！

她紧紧捂住胸口，却无法将心痛消减半分！

赵昂的一句话，令她忆起了昔日种种的快乐与心酸！

曾经，那说出“永远不会不要她”的人，如今，已在别的女人身边！而她，却只能面对着不爱的人，心里却依然记念着他！

他，便好像是她心头的魅影，挥之不去、思之痛极！

“纤纭……”

突地，轻而柔韧的声音刺入耳鼓，沐纤纭猛地回神，朝屏风边望去。

天地仿佛豁然变色！

纤纭几乎不可置信自己的眼睛，描画精细、墨韵飞舞的龙凤双栖屏风后人影一晃，一男子乍现眼前，清雅沧桑的脸容，却不着岁月半分痕迹，眼眸幽深如潭，却面色沉重：“为什么？纤纭？为什么……你要这样糟蹋自己？你是在惩罚我吗？”

纤纭心口剧痛——

是他！竟会……是他！

月色凄迷，犹若白霜，女子泪眼婆娑！

欧阳夙！那曾切入心扉、至今仍令自己心心念念、刻骨相思的人，如今，竟就在眼前！

纤纭眼角带泪，却冷冷一笑：“欧阳夙，你终还是来了。”

“是不是我来了，你便不会再折磨自己？”男子一步步走近，高大的身影遮覆住殿内耀眼的烛光：“跟我走，纤纭！”

纤纭缓缓低头，望着他伸来的手，淡漠一笑：“欧阳夙，此情此景，你还以为我仍是那个任你一句话便可上天入地无所不从的小女孩吗？”

“为什么纤纭？为什么……你要变成这样？为什么你要……”

“因为，那个说过‘不会不要我’、‘永远不会’的男人……已经有了别的女人！”纤纭紧



咬下唇，狠狠凝望着眼前男子，那爱入骨血、却痛入心髓的男人！

泪水纷纷跌落，绝色容颜被打得凌乱。

男子一惊，眼神亦被刺痛般一顿，他凝眉望着她，嘴唇颤抖：“纤纭，只要你愿意，欧阳叔叔仍然会照顾你一辈子！永远不会……”

“你知道！我要的是欧阳夙！不是……欧阳叔叔！”纤纭声音哽咽却毅然坚定。

欧阳夙一怔，几乎痛绝的眼神，望进纤纭眼里，却仍旧化不开她眼中的爱恨纠缠！

可是纤纭，你可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并不仅仅是十六岁的年龄而已啊！

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得已，深如沟壑！

“错了！全错了！”

欧阳夙冷笑，那笑痛入心骨：“也许，十二年前……我们……便不该相遇！”

十二年前！

纤纭泪落如雨，凝望欧阳夙的眼神，恍如……隔世！



第一卷：血雨霜天  
Xueyu Shuangtian

一 血惊天

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二 怜薄命

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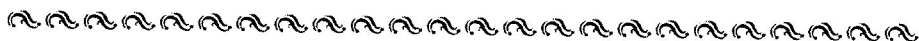




## 一 血惊天



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十二年前，还是大瀛天舜二十三年末，一道密旨握在护国将军南荣景须手中，连同荃州府宋天虹、苏城太守王宝立，带兵千余，直向身居苏城的名将沐天府中而去。

月黑风高、寒气森森，九月秋末，夜晚，厚云低垂，苏城街上行人稀少，纵是一两个夜归之人，也被赫然而至的军队震慑得躲进身边的角落，不敢做声。

人人闭户，长街再也无人。

天际处星色无光，空气憋闷，仿佛就要下起雨来！

“红绸，我接到王丞相冒死相告，你快带着两个孩子先走，定要保全我沐家这一点血脉。”

沐府中，沐天面色焦急，紧紧扣住小妾红绸的肩膀，红绸怔然地望着他，一双美目，泪意盈盈：“不，红绸死也要与将军在一起。”

沐天摇头，恳切地望着她：“红绸，算沐天求你，我沐家这一次，定逃不过这灭顶之灾，难道你要眼看着我沐家被杀得一个不留，自此……绝后吗？”

红绸愣住，泪水流连在眸心中，一身水红色香绸映在沐天凄痛的眼中，映红了他深黑的眸子，他的焦急一览无余。

大瀛与楚诏国常年对峙，沐天，乃抗击楚诏名将功臣，功在社稷，怎么……也会有今日这般惶惶的神色？

许真是到了绝境吗？

红绸怔忡！

此时，一直安静坐在身后的女人，放开怀中同样安静的女孩，缓步走到红绸身边。女人一身纯白色羽缎针绣裙，裙摆浮动，有若天边纯美的流云，唇际惨笑如风，荡漾在人心中，却是无比的安宁与贞和。

“红绸，你我姐妹多年，感情深厚，你是我们唯一可信赖的人，我们唯有将纤纆托付给你，



才能安心，况且，你还有莘儿，莘儿才不到两岁，是沐家唯一的香火。”

说着，裙幅一荡，女人倏然跪倒在红绸身前。

“姐姐……”红绸忙伸手扶她，却谁知沐天以堂堂将军之身，亦随着跪在了自己面前！

“将军！”

红绸泪水簌然而下，想她曾经只是“风月楼”卑微的歌妓，因逃出“风月楼”而被人追杀，幸得沐天夫人萧涟所救，萧涟因为生下女儿沐纤纭后，身子虚亏，不可再育，因红绸琴棋书画、歌赋诗词无一不晓，又对萧涟敬重有佳，正为丈夫寻一妾室以续香火的萧涟，便将红绸纳入府中。

红绸深感大恩，又怎能承此大礼，想着，亦跪倒在二人面前，三人相对，眼神中，凄然怅惘！

曾经的繁华、曾经的安然，就要一夕而去了吗？

萧涟紧紧握住红绸的手：“红绸，我定是要与沐天在一起的，就求你……定要保全咱们的一双儿女！”

沐天亦郑重地望着她：“这是些可带的财物，再犹豫可就来不及了！”

“将军！”红绸咬唇，凝望着沐天，泪水湿透了衣袖。

“娘……”

身后安静的女孩，一双水盈盈的眼，望着跪在地上的三人，沐天拉过女儿，目光留恋不舍的望着，女儿沐纤纭年仅7岁，模样像极了曾称苏城第一美人的母亲。

“纤纭，你答应爹，以后万事，定要听姨娘的话。”沐天目光怜惜，语气却沉重。

沐纤纭眨动双眼，却不说话！

“答应爹！”沐天扣紧女儿的肩，纤纭吃痛，巧眉凝结：“娘……”

向来柔和的母亲亦凝重了脸色，严厉地望着女儿：“纤纭，你跟娘发誓！发誓一辈子都要听姨娘的话！”

纤纭吓住了，泪珠儿凝结在眼中，不语。

“发誓！”最是严苛的竟是母亲，母亲清和的目光凝了尖风，反而更加可怖。

一滴泪滑落唇角，小纤纭终于颤颤开口：“纤纭发誓，一辈子……一辈子都听姨娘的话！”

红绸已然泣不成声，她知道，这是最后的诀别，最后的嘱托！

“纤纭！”萧涟终于将女儿拥进怀里，面色凄然、泪水涟涟：“纤纭，你一定要记住今天所说的话，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突地，门外传来慌乱的脚步声，一人身穿副将甲衣，顾不得什么，便冲进门来：“将军、夫人，南荣景须的人已到了门口，便要杀进来了！”

沐天连忙站起身，将纤纭推在红绸怀中：“快，去抱了莘儿，带着纤纭你们速从后门离开！”

萧涟亦起身，随在沐天身后！

“娘……”纤纭奔过去，仍旧拉紧母亲的衣裙，萧涟低眼望她，泪水挂在绝美凝白的脸颊上，晶莹有若珠玉，却狠狠别过头，决然地推开女儿：“快走！”

纤纭哭喊道：“娘……”

萧涟头也不回，跟在沐天身边，沐天稍稍顿步，听着女儿一声声哭喊，闭目仰天，怎不心痛如绞，可是……

“娘……”

“纤纭，记住你跟娘发下的誓言！记住！”萧涟转身，与沐天的背影，迅疾消失在深黑的夜幕中！

星天无光、夜雾如水冰凉，小女孩无助的目光，突兀在暗淡的星光里，飘零犹若孤叶。

“娘……”

纤纭仍旧哭喊着，红绸连忙将她拉在身前：“纤纭，快跟姨娘走，你答应过娘，要听姨娘的话，是不是？”

红绸收敛住汹涌的泪水，任它们狂灌进心里，她知道，此时，她必须坚强，必须……按照沐天所说去做，沐天说的没错，只有留住沐家的血脉，方能以图日后报仇雪恨！

可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一道密旨，便要去了一代功臣名将全家的性命？！

拉住沐纤纭的手，紧紧一握，望一眼窗外月白如霜，风，吹散夜雾似泼，冷冷月色凝结在唇际边，红绸目光坚定，仿欲穿透夜的森凉！

※

沐府已被紧紧包围，红绸拉着纤纭向西园而去，西园乃自己居所，不满两岁的儿子沐莘尚在西园中。

“快，纤纭，快一些！”红绸水红色丝绸裙流荡在夜风中，耳中远远传来纷沓的脚步声和兵甲躁动的声音！

她回眼一望，前院已被火把映红了整片夜空，红绸心头一紧，刺入耳中的，是刀枪相击的声音！

叫嚣声、激吼声、四散奔逃的声音，一瞬之间、响彻夜空！

月光仍是安静、凄惨的冷白色，红绸手心冰凉，不禁瑟瑟而抖。

“姨娘，爹娘还会回来吗？”女孩的声音稚嫩清晰，红绸方赫然发现，不觉中自己已停下了脚步，望着前院火光冲天，泪水早已奔涌出眼眶！

那是残忍的红色耀亮整片夜空的悲怆！

她仿佛听见了沐天的声音——

红绸，快走，快走，定要留住我沐家唯一的血脉！

泪水迷离而落，眼前似乎是沐天兵甲冷然，浴血刀剑的身影！

手上一紧，连忙回身而去，却见西园内，亦是火光熠熠，脚步声、喊杀声赫然而起，纷乱嘈杂的一片预示着西园内狼藉的一幕！



糟了！

再次转身欲向回去，可杂乱交错脚步声亦渐渐逼近，仿佛青砖地面，皆被震得颤颤发抖！

“给我杀，一个……不留！”男子嘶哑又略带得意快感的声音，犹如利剑冲破夜雾而来。

血雨腥风的场面煞然划过脑海！

红绸一惊，连忙拉紧纤纭，左右望去，只见幽青繁密的藤草中，黝黑的大水缸，在这喧嚣嘈杂的一夜，静静立在偏僻的角落，那本是沐天用来汲取雨水，清洗宝剑而用，只是这些年久不用了，一直废弃在那里，蔓草青藤已爬满了缸身，那破败与陈旧，却不想，竟成了此夜唯一的光明。

“走，躲进水缸去。”

不能再犹豫，红绸望一眼西园，泪水干涩在唇角！

她知道，已来不及再去抱芊儿，已来不及……再去抱出自己年幼的儿子！

芊儿，娘，对不起你！

忍泪闭目，与纤纭一同躲进水缸当中，盖子只留一条缝隙，隐约漏进凄白月光。

“姨娘，你为什么不去抱弟弟？”

红绸身子一瑟，心痛的感觉几乎深入到骨血中，喉中艰涩如哽，却是无语。

去抱芊儿，她如何不想？她怎么不想？

只是……她清楚地知道，此去定然是自投罗网，一切……都来不及了，也许，便连纤纭的命，也会不保！

那么，她又如何对得起沐天与萧涟的重重嘱托？

“姨娘……”

纤纭正要追问，却听水缸外传来女人清烈的声音：“你们这些真正的乱臣贼子，定会有报应的！”

是萧涟！

纤纭身子一动，红绸连忙按住她，轻轻捂住她颤动的嘴唇。

外面，是一阵淫笑的声音，心头一震，红绸透过缝隙望去——

只见，外面是林立的兵卫与萧涟白衣胜雪。沐天被四个人紧紧扣住，俊削的脸上，血色鲜明，一双乌眸，腾着灼灼燃烧的烈火。

萧涟羽缎白裙随风流荡，乌黑长发犹若细绸舞乱在绝美的脸上。她站在众人中央，没有人钳制她。红绸看不到她的目光，却能想象，她此时眼中的坚决与鄙夷。

是的，鄙夷！

萧涟，苏城第一美人，绝色倾国、清傲淡泊，曾是多少皇亲贵族、名将功臣竞相追逐的美人，哪怕只是一睹真颜，亦是令无数人向往之事！

只听说，苏城太守王宝立便是其一！



红绸心底蓦的一转，一手仍旧捂住纤绡的嘴唇，一手却轻轻将水缸盖子向侧微微移去！她想要看清，除了南荣景须，都还有谁……落井下石、做出如此天理不容之事！

月色稀薄，火光却腾腾如刷。她，定要记住仇人的每一张脸！

耀亮明红闪耀在一排立开的人的脸廓上，愈发显得狰狞恐怖！

果然，最左侧的便是一直垂涎萧涟而不可得的苏城太守王宝立；中间的，一身甲衣、目光森森，定便是一手遮天的护国将军南荣景须；而最右侧的，神情猥琐、目光游离的瘦小男人，她亦见过的，便是最会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荃州府宋天虹！

“你们……要杀便杀，萧涟只求与夫君死在一起，不需你们任何施舍！”

此时，萧涟声音仍旧镇静，她的衣裾飞扬，青丝如瀑，羽缎白裙拂地翩然，飒飒如仙。

王宝立一派急不可耐的神情，正欲言语，南荣景须却拦住他，冷笑开口：“哼，早听闻沐夫人乃世间难见的绝色美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说着，瞥一眼被压一旁的沐天，神情不甚清明，语色却是极淫褻的：“沐天，我想，你也想要你美丽的妻子活命是不是？只要你一句话，只要你令她甘心服侍于我，我定保她此生锦衣玉食、绫罗绸缎，享之不尽，否则……”

他没有再说下去，眼神落在萧涟身上，萧涟目光清冽，却是鄙视的眼神，她傲然不屑的神情，犹似满园盛放的清艳菊花，傲骨一身、迎风不屈！

沐天突而仰天长笑，嘶哑着声音：“南荣景须，要杀则杀，休要花言巧语！”

此时，王宝立上一步，凑在南荣景须身边：“将军，听说沐天还有一小妾红绸，也是绝色绝伦的美人儿，当年，是‘风月楼’的头牌歌妓呢，就住在西园！”

“噢？”南荣景须挑眉笑道：“都说青锋将军沐天为人刚正不阿、豪迈正气，却不想也不过个好色之徒而已！”

“将军，待我将那红绸一并拿来如何？”宋天虹亦随着道。

南荣景须点头：“好啊，本将军倒要看看，他沐天如何的铁石心肠，能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妾惨死在面前而仍是这样大义凛然的神情！”

黑暗的水缸内，红绸心头猛地抽紧，捂住纤绡嘴唇的手微微颤抖。

“慢！”萧涟莲步轻移，突地走上人前，高贵优雅的姿态，目光傲视众人：“妻妾？休要将我与那歌妓相提并论！即便是死，和沐天死在一起的，也只能是我！”

众人一怔，须臾，南荣景须方扯开薄薄的唇角，举起粗糙的大手，手指划过萧涟细腻的脸颊，钳起她尖巧的下颌，贪恋地望着：“哦？原来，惊为天人的美人儿也会争风吃醋吗？”

萧涟眸子如秋水荡漾，向侧瞥去，温和的目光在明戈执戟、执火明杖的闯入者脸上——扫过，每一个人，似都不可直视她的目光，微微低下眼去。

是的，萧涟的美，是傲视众生的美，是即便满怀杀意的兵将，亦无可抗拒的风华！

她的目光，最终落在沐天眼中，那种忧伤与悲凄才真正流淌如天水倾泻！

沐天与那目光一触，他……是懂得的！

萧涟，要为红绸争取最多的时间，才能保住沐家唯一的血脉！

心痛，好似千万只毒虫啃噬着心脏，几乎碎裂！

沐天紧紧闭目，他可想见即将发生的一切！

果然，淫邪的笑声冲进耳鼓，随着，便是衣帛撕裂的声音！

淫秽的场面无需亲眼瞧见，便是切割心脉的剧痛！

回风低吟、恣意侵袭！

男人欲望的呻吟、粗暴的喘息，都在风中暴露无疑！

沐天知道，他们，想要羞辱他！想要他亲眼看着心爱的妻子被人淫辱！

他多想挣扎开，多想阻止这一切，可是……

红绸、纤纭、芊儿……你们逃出去了吗？你们……逃了多远？

男人急促的呼吸仍然继续，淫声浪语不绝于耳！

那发自不同男人的低吟声层层迭起，欲望宣泄后的快感长啸，汹涌澎湃后的畅快淋漓，都一点一滴撕扯着沐天的心！

直到那声音由高转低，渐渐平息，唯有风，好似悲鸣，呜咽吼叫！

沐天方缓缓睁开眼，雕玉回廊、漆柱似血，萧涟静静躺在冰凉的地板上，雪白的羽缎裙衫凌乱在台阶上，似春水漾开的纹理、却残忍得划破他一直坚沉的黑眸，落下滚热的泪来！

“涟儿！”沐天悲声低吼，猛烈挣扎！

萧涟，他此生唯一挚爱的女人。他，竟会令她遭受到这样的侮辱而无能为力！

南荣景须整整衣衫，向兵卫示意，兵卫齐齐放开压住沐天的手，沐天身上一松，便向萧涟身边扑去！

他解下衣衫，覆在妻子暴露的身躯上！

月色惨淡、夜风冰冷，女子容颜苍白、云鬓散乱，被狠狠咬破的嘴唇，鲜血仍旧渗流而出，沐天知道，她是努力不叫自己发出任何声音，绝不在精神上服从于这群暴徒的淫威，满足那些人邪恶的兽欲！

萧涟目色无光，眼角却渗出涟涟泪水，沐天紧紧握住萧涟的手：“涟儿……”

他们有千言万语、无尽流连，却不能说！

萧涟转眸望向他，一双冰眸，映着月色无情的寒意，唇边抹开惨淡的微笑，沐天将她紧紧拥在心口！

他懂，他懂！

红绸……你一定已经逃了很远了是不是？是不是？

“嗤”的一声，尖锐的刺进心里！

沐天只觉，腰间有硬物抵住自己！

颤颤低眸，但见萧涟纤柔的玉手紧紧握着莲丝低刻榴花簪，深深插入在腹中，长长的花簪下，绽开一朵妖冶凄迷的血色莲花。



血水蜿蜒而下，萧涟如水秋眸，漾开最后一缕惨淡的涟漪，缓缓闭上！

沐天骇然怔住，抱着妻子的手微微颤抖！

穿好衣服的王宝立，终于如愿以偿的王宝立，既而道：“将军，杀了他！”

南荣景须却摇头，邪恶地笑着：“不必！”

三人挥手转身，只听身后传来男人悲凄的吼叫声，寒剑出鞘的声音、破入肌骨的声音，令三人相视大笑！

这时，跑来一人，向南荣景须禀报道：“将军，没见着沐天的小妾……”

说着，低语在南荣景须耳边，南荣景须低笑，道：“带回去，然后……”

冷冷回眸，那森冷的眸心，那泯绝人性的眼神！

南荣景须淡淡道：“赏他们夫妻一把火！”

言毕，与众人浩荡而去！

两侧兵队随着，只留下数人，他们手持火把，却没有立即放火，而是冲进各个房间中去，搜寻着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带走！

红绸躲在水缸里，身子已然僵住，她，亲眼看见了那三人对萧涟恣意蹂躏的暴行，亲眼目睹了沐天挥剑自刎的伤绝！

她不知道，出了这座水缸，会不会看到沐府的尸山血海、血肉成泊！

可是……

她低头，赫然发觉怀中的小女孩，身子剧烈颤抖，一丝清光刺目，漏进破败的水缸中！

红绸心上一紧，但见那水缸低处，破有一块不算大、却足能看清外面情状的一块漏洞。

难道……

难道纤纭……竟亲眼目睹了适才如此不堪的一幕？

难道她……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母亲，被残忍奸淫的场面吗？

红绸身子不禁一抖，她不敢想，亦不容她想，如今要做的，是如何逃离出这已成炼狱的将军府！

她观望一忽，沐府如此之大，想那些人没有这般快的回到这里，于是轻轻移开水缸盖子，将纤纭抱出来，月色如银，方才看见小女孩脸上干涩的泪痕！

“娘……”

红绸连忙捂住纤纭的嘴，目光郑重地嘱咐道：“纤纭，别忘了你答应过娘什么？”

纤纭一怔，向沐天与萧涟的方向望去。

红绸亦望过去，泪水零落！

禽兽！都是些禽兽！

目及之处，尸体横陈、血肉遍地！

红绸咬唇，但见冷风拂过菊花丛，夹杂着淡淡的血腥味道，令她骤然清醒！

“纤纭，快走！”